景宋本禮記正義

廿一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頴達等奉

勑撰

中庸第三十一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録屬通論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説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

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之謂道修治也治而廣之人放傚之是曰敎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猶道路也出入動作由之離之惡乎從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也君子則不然雖視之無人聽之無聲猶戒愼恐懼自修正是其不須臾離道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愼獨者愼其閒居之所爲小人於隱者動作言語自以爲不見睹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也若有覘聽之者是爲顯見甚於衆人之中爲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

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中爲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行之至也位猶正也育生也長也

疏 正義曰此節明中庸之德必修道而行謂子思欲明中庸先本於道 天命之謂性者天本無體亦無言語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命老子云道本無名強名之曰道但人自然感生有剛柔好惡或仁或義或禮或知或信是天性自然故云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率循也道者通物之名言依循性之所感而行不令違越是之曰道感仁行仁感義行義之屬不失其常合於道理使得通達是率性之謂道 修道之謂教謂人君在上修行此道以教於下是修道之謂教也 注 天命至曰教 正義曰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案易乾彖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云木神則仁者皇氏云東方春春主施生仁亦主施

生云金神則義者秋爲金金主嚴殺義亦果敢斷決也云火神則禮者夏爲火火主照物而有分別禮亦主分別云水神則信冬主閉藏充實不虛水有内明不欺於物信亦不虛詐也云土神則知者金木水火土無所不載土所含義者多知亦所含者衆故云土神則知云孝經説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不云命者鄭以通解性命爲一故不復言命但性情之義説者不通亦略言之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案左傳云天有六氣降而生五行至於含生之類皆感五行生矣唯人獨稟秀氣故禮運云人者五行之秀氣被色而生既有五常仁義禮知信因五常而有六情則性之與情似金與鐶印鐶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鐶印情之所用非性亦因性而有情則性者靜情者動故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詩序云情動於中是也但感五行在人爲五常得其清氣備者則爲聖人得其濁氣簡者則爲愚人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

或多或少不可言一故分爲九等孔子云唯上知與下愚
不移二者之外逐物移矣故論語云性相近習相遠也亦
據中人七等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者此謂聖人修行
仁義禮知信以爲教化道猶道路也道者開通性命猶如
道路開通於人人行於道路不可須臾離也若離道則礙
難不通猶善道須臾離棄則身有患害而生也　可離非
道也者若荒梗塞澀之處是可離棄以非道路之所由猶
如凶惡邪僻之行是可離棄以亦非善道之行故云可離
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者言君子行道先
慮其微若微能先慮則必合於道故君子恒常戒於其所
不睹之處人雖目不睹之處猶戒慎況其惡事睹見而肯
犯乎故君子恒常戒慎之　恐懼乎其所不聞者言君子
恒恐迫畏懼於所不聞之處言雖耳所不聞恒懷恐懼之
不覩不聞猶須愼懼況睹聞之處恐懼可知也　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者莫無也言凡在衆人之中猶知所畏及至
幽隱之處謂人不見便即恣情人皆佔聽察見罪狀甚於

衆人之中所以恒須慎懼如此以罪過愆失無見於幽隱之處無顯露於細微之所也　故君子慎其獨也者以其隱微之處恐其罪惡彰顯故君子之人恒慎其獨居言雖曰獨居能謹慎守道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言喜怒哀樂緣事而生未發之時澹然虛靜心無所慮而當於理故謂之中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者不能寂靜而有喜怒哀樂之情雖復動發皆中節限猶如鹽梅相得性行和諧故云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者言情慾未發是人性初本故曰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者言情慾雖發而能和合道理可通達流行故曰天下之達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致至也位正也育生長也言人君所能至極中和使陰陽不錯則天地得其正位焉生成得理故萬物其養育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

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然亦自以爲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小人而無忌憚其容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爲常行是其反中庸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美顧人罕能久行）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罕知其味謂愚者所以不及也過與不及使道不行唯禮能爲之中）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閔無明君教之）

疏　正義曰此

一節是子思引仲尼之言廣明中庸之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之道鮮能行之　君子中庸者庸常也君子之人用中以爲常故云君子中庸　小人反中庸者小人則不用中爲常是反中庸也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此覆說君子中庸之事言君子之爲中庸容貌爲君子心行而時節其中謂喜怒不過節也故云君子而時中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者此覆說小人反中庸之事言小人爲中庸形貌爲小人而心行無所忌憚故云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將此以爲常亦以爲中庸故云小人之中庸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前既言君子小人不同此又歎中庸之美人寡能久行其中庸之德至極美乎　民鮮能久矣者但寡能長久而行鮮罕也言中庸爲至美故人罕能久行之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者此覆說人寡能行中庸之事道之所以不行者言我知其道之不行所由故云我知之矣　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以輕於道故過之以遠於道故不及道之不明也我知

之矣者言道之所以不顯明我亦知其所由也　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言道之不行爲易故知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不明爲難故云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是以變知稱賢變愚稱不肖是賢勝於知不肖勝於愚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者言飲食易也知味難也猶言人莫不行中庸但鮮能久行之言知之者易行之者難所謂愚者不能及中庸也案異義云張華辨鮓師曠别薪符朗爲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雞知棲半露食鵝知其黑白此皆晉書文也　子曰道其不行久矣夫者夫子旣傷道之不行又哀閔傷之云時無明君其道不復行也　注反中至庸也　正義曰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者言用非中以爲常是也反中庸故云所行非中庸云亦自以爲中庸也解經小人之中庸雖行惡事亦自謂爲中庸云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解經君子而時中云其容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爲常行者解經小人而無忌憚則不時節其中庸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

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邇近也近言而善易以進人察而行之也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也斯此也其德如此乃號爲舜舜之言充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舜能行中庸之行先察近言而後至於中庸也　舜其大知也與者既能包於大道又能察於近言即是大知也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端謂頭緒謂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言舜能執持愚知兩端用其中道於民使愚知俱能行之　其斯以爲舜乎者斯此也以其德化如此故號之爲舜　注舜之言充也　正義曰案謚法云受禪成功曰舜又云仁義盛明曰舜皆是道德充滿之意故言舜爲充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

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我也言凡人自謂有知人使之入罟不知辟也自謂擇中庸而爲之亦不能久行言其實愚又無恒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無知之人行中庸之事子我也世之愚人皆自謂言我有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者此謂無知之人設譬也罟網也擭謂柞樗也陷阱謂坑也穿地爲坎豎鋒刃於中以陷獸也言禽獸被人所驅納於罟網擭陷阱之中而不知違辟似無知之人爲嗜欲所驅入罪禍之中而不知辟即下文是也　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者鄭云自謂擇中庸而爲之亦不能久行言其實愚又無恒也小人自謂選擇中庸而心行亦非中庸假令偶有中庸亦不能期帀一月而守之如入陷阱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

膺而弗失之矣拳拳奉持之貌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言中庸難爲之難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是夫子明顏回能行中庸言中庸之難也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者言顏回選擇中庸而行得一善事則形貌拳拳然奉持之膺謂胷膺言奉持守於善道弗敢棄失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也　白刃可蹈也者言白刃雖利尚可履蹈而行之　中庸不可能也言在上諸事雖難猶可爲之唯中庸之道不可能也爲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言中庸難爲之難也

子路問強強勇者所好也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言三者所以爲強者異也抑辭也而之言女也謂中國也寬

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南方以舒緩為強不報無道謂犯而不校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猶席也北方以剛猛為強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抑女之強也流猶移也塞猶實也國有道不變以趨時國無道不變以辟害有道無道一也矯強貌塞或為色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中庸之道亦兼中國之強子路聞孔子美顏回能擇中庸言己有強故問之問強中亦兼有中庸否庾氏云問強中之中庸者然此問之亦如論語云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

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之類是也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者抑語助也而之言女也女子路也夫子將答子路之問且先反問子路言強有多種女今所問問何者之強爲南方爲北方爲中國女所能之強也子路之強行中國之強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者反問旣竟夫子遂爲歷解之南方謂荆陽之南其地多陽陽氣舒散人情寬緩和柔假令人有無道加己己亦不報和柔爲君子之道故云君子居之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者衽卧席也金革謂軍戎器械也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陰陰氣堅急故人性剛猛恒好鬭爭故以甲鎧爲席寢宿於中至死不厭非君子所處而強梁者居之然唯云南北不云東西者鄭冲云是必南北互舉蓋與東西俗同故不言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此以下皆述中國之強也流移也矯亦強貌也不爲南北之強故性行和合而不流移心行強哉形貌矯然　中立而不倚強哉矯者中正獨

立而不偏倚志意强哉形貌矯然　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者若國有道守直不變德行充實志意强哉形貌矯然　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者若國之無道守善至死性不改變志意强哉形貌矯然　注此抑至强貌　正義曰此抑女之强也何以知之上文既說三種之强又見南方之强又見北方之强唯抑而之强未見故知此經所云者是抑女之强也云流移也者以其性和同必流移隨物合和而不移亦中庸之德也云國有道不變以趨時者國雖有道不能隨逐物以求榮利今不改變己志以趨會於時也云矯强貌者矯是壯大之形故云强貌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傃之傃傃猶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詭譎以作後世名也弗爲之矣耻之也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廢猶罷止也弗能已

矣汲汲行道不為時人之隱行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言隱者當如此也唯舜為能如此君子之道費而隱言可隱之節也費猶佹也道不費則仕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與讀為贊者皆與之與言匹夫匹婦愚耳亦可以其與有所知可以其能有所行者以其知行之極也聖人有不能如此舜好察邇言由此故與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憾恨也天地至大無不覆載人尚有所恨焉況於聖人能盡備之乎

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語猶說也所說大事謂先王之道也所說小事謂若愚不肖夫婦之知行也聖人盡兼行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察猶著也言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戾天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婦謂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夫子雖隱遯之世亦行中庸又明中庸之道初則起於匹夫匹婦終則徧於天地 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者素鄉也謂無道之世身鄉幽隱之處應須靜默若行怪異之事求立功名使後世有所述焉 吾弗為之矣者恥之也如此之事我不能為之以其身雖隱遯而名欲彰也 注 素讀如攻城攻其所

傃之傃　正義曰司馬法文言身隱而行佹譎以作後世之名若許由洗耳之屬是也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者言君子之人初既遵循道德而行當須行之終竟今不能終竟猶如人行於道路半塗而自休廢廢猶罷止也　吾弗能已矣已猶止也吾弗能如時人半塗而休止言汲汲行道無休巳也 注 不爲時人之隱行　正義曰謂作佹譎求名是也君子以隱終始行道不能止也　君子至能之　言君子依行中庸之德若値時無道隱遯於世雖有才德不爲時人所知而無悔恨之心如此者非凡人所能唯聖者能然若不能依行中庸者雖隱遯於世不爲人所知則有悔恨之心也 注 唯舜爲能如此　正義曰知者史記云舜耕于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濵是不見知而不悔　君子之道費而隱注云言可隱之節費猶佹也言君子之人遭値亂世道德違費則隱而不仕若道之不費則當仕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言天下之事千端萬緒或細小之事雖夫婦之愚偶然與知其善惡若芻蕘

之言有可聽用故云與知　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者言道之至極如造化之理雖聖人不知其所由故云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以行之至極故也前文據其知此文據其行以其知行有異故別起其文但知之易行之難故上文云夫婦之愚行之難故此經云夫婦之不肖不肖勝於愚也　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者知之與行之皆是至極既是至極故聖人有不能也　注與讀爲贊者皆與之與

正義曰士冠禮文其饗冠者贊者皆與謂干與也云舜好察邇言由此故與者即愚夫愚婦有所識知故也與語助也　天地之大也猶有所憾者憾恨也言天地至大無物不養無物不覆載如冬寒夏暑人猶有怨恨之猶如聖人之德無善不包人猶怨之是不可備也中庸之道於理爲難小大兼包始可以備也　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者語說也大謂先王之道言君子語說先王之道其事既大天下之人無能勝載之者　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者若說細碎小事謂愚

不肖事既纖細天下之人無能分破之者言事似秋毫不可分破也 注 聖人盡兼行 正義曰謂兼行大小之事小事則愚夫愚婦所知行大事則先王之道前文云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此云大事聖人兼行之者前云有所不知不能謂於小事不勝匹夫匹婦耳非謂大事不能也故此云盡兼行之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者此大雅旱麓之篇美文王之詩引之者言聖人之德上至於天則鳶飛戾天是翺翔得所聖人之德下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游泳得所言聖人之德上下明察詩本文云鳶飛戾天喻惡人遠去魚躍于淵喻善人得所此引斷章故與詩義有異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言君子行道初始造立端緒起於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也 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者言雖起於匹夫匹婦所知所行及其至極之時明察於上下天地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言道即不遠於人人不能行也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則法也言持柯以伐木將以爲柯近以柯爲尺寸之法此法不遠人尚遠之明爲道不可以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言人有罪過君子以人道治之其人改則止赦之不責以人所不能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違猶去也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聖人而曰我未能明

人當勉之無已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庸猶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聖人之行實過於人有餘不敢盡常爲人法從禮也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謂衆賢也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素讀皆爲傃不願乎其外謂思不出其位也自得謂所鄉不失其道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援謂牽持之也

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無怨人無怨之者也論語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猶平安也俟命聽天任命也險謂傾危之道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中庸之道去人不遠但行於己則外能及物　道不遠人者言中庸之道不遠離於人身但人能行之於己則是中庸也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言人爲中庸之道當附近於人謂人所能行則已所行可以爲道若違理離遠則不可施於已又不可行於人則非道也故云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也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此豳風伐柯之篇美周公之詩柯斧柄也周禮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則法也言伐柯斫也柯柄長短其法不遠也但執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言欲行其道於人其法亦不遠

但近取法於身何異持柯以伐柯人猶以爲遠明爲道之法亦不可以遠即所不願於上無以交於下所不願於下無以事上況是在身外於他人之處欲以爲道何可得乎明行道在於身而求道也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以道去人不遠言人有過君子當以人道治此有過之人改而止若人自改而休止不須更責不能之事若人所不能則已亦不能是行道在於已身也　忠恕違道不遠也忠者内盡於心恕者外不欺物恕忖也忖度其義於人違去也言身行忠恕則去道不遠也　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諸於也他人有一不善之事施之於己己所不願亦勿施於人人亦不願故也　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言此四者欲明求之於他人必先行之於己欲求其子以孝道事己己須以孝道事父母故云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恐人未能行之夫子聖人聖人猶曰我未能行凡人當勉之無已　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譬如己是諸侯欲求於臣以忠事己己當先行忠於天子及廟中事尸是

全臣道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欲求朋友以恩惠施已則已當先施恩惠於朋友也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庸常也謂自修已身常以德而行常以言而謹也　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謂已之才行有所不足之處不敢不勉而行之　有餘不敢盡　謂已之才行有餘於人常持謙退不敢盡其才行以過於人　言顧行　言顧行者使言不過行恒顧視於行　行顧言　行顧言者使行副於言謂恒顧視於言也　君子胡不慥慥爾　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胡猶何也旣顧言行相副君子何得不慥慥然守實言行相應之道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至行乎患難　素鄉也鄉其所居之位而行所行之事不願行在位外之事論語云君子思不出其位也鄉富貴之中行道於富貴謂不驕不淫也鄉貧賤之中則行道於貧賤謂不諂不懾也鄉夷狄之中行道於夷狄夷狄雖陋雖隨其俗而守道不改鄉患難之中行道於患難而臨危不傾守死於善道也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者　言君子所入之處皆守善道　在上位不陵

下此素富貴行富貴也若身處富貴依我常正之性不使富貴以陵人若以富貴陵人是不行富貴之道　在下位不援上者此素貧賤行貧賤也援牽持也若身處貧賤則安之宜令自樂不得援牽富貴若以援牽富貴是不行貧賤之道　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此素夷狄行夷狄也若身入夷狄夷狄無禮義當自正己而行不得求於彼人則彼人無怨己者論語云言忠信行篤敬雖之夷狄不可棄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此素患難行患難也尤過也責也苟皆應之患難則亦甘爲不得上怨天下尤人故論語云不怨天不尤人是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者易謂平安也言君子以道自處恒居平安之中以聽待天命也　小人行險以徼幸小人以惡自居恒行險難傾危之事以徼求榮幸之道論語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是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反求於其身不以怨人畫曰正棲皮曰鵠　君

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自從也邇近也行之以近者卑者始以漸致之高遠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瑟琴聲相應和也翕合也耽亦樂也古者謂子孫曰帑此詩言和室家之道自近者始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謂其教令行使室家順

疏正義曰以上雖行道在於己身故此一節覆明行道在身之事以射譬之射有似乎君子者言凡人之射有似乎君子之道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者諸於也求責也正謂賓射之侯鵠謂大射之侯言射者失於正鵠謂矢不中正鵠不責他人反鄉自責其身言君子之人失道於外亦反自責於己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者自從也邇近也卑

下也行之以遠者近之始升之以高者卑之始言以漸至高遠不云近者遠始卑者高始但勤行其道於身然後能被於物而可謂之高遠耳　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此小雅常棣之篇美文王之詩記人引此者言行道之法自近始猶如詩人之所云欲和遠人先和其妻子兄弟故云妻子好合情意相得如似鼓彈瑟與琴音聲相和也兄弟盡皆翕合情意和樂且復耽之耽之者是相好之甚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者宜善爾之室家愛樂爾之妻帑帑子也古者謂子孫爲帑故甘誓云予則帑戮汝於人則妻子爲帑於鳥則鳥尾爲帑左傳云以害鳥帑是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者　正義曰因上和於遠人先和室家故此一經次之父母其順矣乎謂父母能以教令行乎室家其和順矣乎言中庸之道先使室家和順乃能和順於外即上云道不遠施諸己也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

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明猶絜也洋洋人想思其傍僾之貌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思皆聲之助言神之來其形象不可億度而知事之盡敬而巳況可厭倦乎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言神無形而著不言而誠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鬼神之道無形而能顯著誠信中庸之道與鬼神之道相似亦從微至著不言而自誠也　體物而不可遺者體猶生也可猶所也言萬物生而有形體故云體物而不可遺者言鬼神之道生養萬物無不周徧而不有所遺言萬物無

不以鬼神之氣生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者明猶絜也言鬼神能生養萬物故天下之人齊戒明絜盛飾衣服以承祭祀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言鬼神之形狀人想像之如在人之上如在人之左右想見其形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者格來也思辭也矧況也射厭也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詩人刺時人祭祀懈倦故云神之來至以其無形不可度知恒須恭敬況於祭祀之末可厭倦之乎言不可厭倦也記者引詩明鬼神之所尊敬也　夫微之顯者言鬼神之狀微昧不見而精靈與人爲吉凶是從微之顯也　誠之不可揜者言鬼神誠信不可揜蔽善者必降之以福惡者必降之以禍　如此夫者此詩人所云何可厭倦夫語助也此鬼神即與易繫辭云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以能生萬物也案彼注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終物彼以春夏對秋冬故以春夏生物秋冬終物其實鬼神皆能生物終物也故此云體物而不可遺此雖說隂陽鬼神人

之鬼神亦附陰陽之鬼神故此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兼人之鬼神也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保安也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名令聞也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材謂其質性也篤厚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皆由其本而爲之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殖也培益也今時人名草木之殖曰栽築牆立板亦曰栽栽或爲滋覆敗也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憲憲

興盛之貌保安也化助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中庸之德故能富有天下受天之命也　子孫保之者師說云舜禪與禹何言保者此子孫承保祭祀故云保周時陳國是舜之後　故大德必得其位者以其德大能覆養天下故必得其位如孔子有大德而無其位以不應王録雖有大德而無其位也案援神契云丘爲制法主黑緑不代蒼黄言孔子黑龍之精不合代周家木德之蒼也孔演圖又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爲木鐸制天下法是也必得其壽者據舜言之而夫子不長壽以勤憂故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材謂質性也篤厚也言天之所生隨物質性而厚之善者因厚其福舜禹是也惡者因厚其毒桀紂是也故四凶黜而舜受禪也　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栽殖也培益也言道德自能豐殖則天因而培益之　傾者覆之者若無德自取傾危者天亦因

而覆敗之也【注】栽讀至曰栽　正義曰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者案詩大明云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彼注云載識也言文王生適有所識天爲之生配謂生大姒此載爲栽殖者載容兩義亦得爲識亦得爲殖此對傾者覆之故以爲殖云築牆立板亦曰栽者案莊二十九年左傳云水昏正而栽謂立板築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此大雅嘉樂之篇美成王之詩嘉善也憲憲興盛之貌詩人言善樂君子此成王憲憲然有令善之德案詩本文憲憲爲顯顯與此不同者齊魯韓詩與毛詩不同故也　宜民宜人受禄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者宜民謂宜養萬民宜人謂宜官人其德如此故受福于天佑助也保安也天乃保安佑助命之爲天子又申重福之作記者引證大德必受命之義則舜之爲也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聖人以立法度爲大事子能述成之則何憂乎堯舜之父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則寡令聞父子相成唯有文王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纘繼也緒業也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與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

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末猶老也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者謂葬之從死者之爵祭之用生者之祿也言大夫葬以大夫士葬以士則追王者改葬之矣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絶之不爲服所不臣乃服之也承葬祭說期三年之喪者明子事父以孝不用其尊卑變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夫子論文王武王聖德相承王有天下上能追尊大王王季因明天子以下及士庶人葬祭祀之禮各隨文解之　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者言文王以王季爲父則王季能制作禮樂

文王奉而行之文王以武王爲子武王又能述成文王之道故無憂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者纘繼也緒業也言武王能纘繼父祖之業以王天下也　壹戎衣而有天下者戎兵也言一用兵伐殷而勝之也　注衣讀爲殷

正義曰案尚書武成云一戎衣謂一著戎衣而滅殷此云一者以經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三人之業一用滅殷對三人之業爲一耳由三人之業故一身滅之鄭必以衣爲殷者以十一年觀兵于孟津十三年滅紂是再著戎服不得稱一戎衣故以衣爲殷故注云齊人言殷聲如衣　武王末受命此美周公之德也末猶老也謂武王年老而受命平定天下也　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斯此也言周公尊崇先公之禮非直天子所行乃下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等無問尊卑皆得上尊祖父以己之祿祭其先人猶若周公以成王天子之禮祀其先公也　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者謂父既爲大夫祭以士禮貶其先人而云尊之者欲明以己之祿祀其先人也　期

之喪達乎大夫者欲見大夫之尊猶有期喪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得爲期喪還著大功之服故云達乎大夫若天子諸侯旁期之喪則不爲服也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謂正統在三年之喪父母及適子并妻也達乎天子者言天子皆服之不云父母而云三年者包適子也天子爲后服期以三年包之者以后卒必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之中是以昭十五年左傳云穆后崩大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是包后爲三年也直云達乎天子不云諸侯者諸侯旁親尊同則不降故喪服大功章云諸侯爲姑姊妹嫁於國君者是也　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唯父母之喪無問天子及士庶人其服並同故云無貴賤一也　注末猶至畢變　正義曰末猶老也者謂文王受命十一年武王觀兵於孟津白魚入王舟是老而受命受命後七年而崩故鄭注洛誥文王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是也云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案詩頌閟宮云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王

迹起也云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者組紺大王之父一名諸盩周本紀云亞圉卒子太公叔穎立太公卒子古公亶父立又世本云亞圉雲生太公組紺諸盩則叔穎組紺諸盩是一人也此文云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則先公之中包后稷也故云組紺以上至后稷也案司服云享先王則袞冕先公則鷩冕以后稷爲周之始祖祫祭於廟當同先王用袞則先公無后稷也故鄭注司服云先公不窋至諸盩若四時常祀唯后稷及大王王季之等不得廣及先公故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四時常祀但有后稷諸盩以下故鄭注天保云先公謂后稷至諸盩此皆盡望經上下釋義故不同或有至字誤也云則追王者改葬之矣者以大王王季身爲諸侯葬從死者之爵則大王王季秖得爲諸侯葬禮不得言追王從天子法故知追王之時而更改葬用天子禮案大傳云武王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此云周公追王不同者武王既伐紂追王布告天下周公追而改葬故不同也云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親

所降在大功者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故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實大夫爲大功之喪得降小功小功之喪得降緦麻是大功小功皆達乎大夫熊氏又云天子爲正統之喪適婦大功適孫之婦小功義或然但無正文耳云所不臣乃服之也者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但不臣者皆以本服服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脩謂埽糞也宗器祭器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也設之當以授尸也時食四時祭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

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序猶次也爵謂公卿大夫士也事謂薦羞也以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也若司徒羞牛宗伯共雞牲矣文王世子曰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旅酬下爲上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爲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齒亦年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踐猶升也其者其先祖也踐或爲纘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社祭地神不言后土者省文明

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

疏 正義曰以前經論文王武王聖德相承此論武王周公上成先祖脩其宗廟行郊社之禮所以能治國 如置物掌中也各隨文解之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者人謂先人若文王有志伐紂武王能繼而承之尚書武成曰予小子其承厥志是善繼人之志也 善述人之事者也言文王有文德爲王基而周公制禮以贊述之故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善述人之事也此是武王周公達孝之事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者若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 序爵所以辨貴賤也者序謂次序爵謂公卿大夫士也謂祭祀之時公卿大夫各以其爵位齒列而助祭祀是辨貴賤也故文王世子云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是也 序事所以辨賢也者事謂薦羞也

序謂次序所供祭祀之事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宗伯共雞是分别賢能堪任其官也　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者旅衆也逮及也謂祭末飲酒之時使一人舉觶之後至旅酬之時使卑者二人各舉觶於其長者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爲上賤人在先是恩意先及於賤者故云所以逮賤也案特牲饋食之禮主人洗爵獻長兄弟獻衆兄弟之後衆賓弟子于西階兄弟弟子于東階各舉觶於其長也弟子等皆是下賤而得舉觶是有事於宗廟之中是其榮也又制受爵是逮賤也　燕毛所以序齒也者言祭末燕時以毛髮爲次序是所以序年齒也故注云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爲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　踐其位行其禮者踐升也謂孝子升其先祖之位行祭祀之禮也　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注云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者若能明此序爵辨賢尊親則治理其國其事爲易猶如置物於掌中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

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敏猶勉也樹謂殖草木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矣敏或爲謀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故爲政在人在於得賢人也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取人以身言明君乃能得人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

得而治矣此句其屬在下著脫誤重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言脩身乃知孝知孝乃知人知人乃知賢不肖知賢不肖乃知天命所保佑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

之及其知之一也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之事已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此達道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利謂貪榮名也勉強耻不若人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答以爲政之道在於取人脩身并明達道有五行之者三今各隨文解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言文王武王爲政之道皆布列在於方牘簡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者雖在方策其事久遠此廣陳爲政之道其人謂賢人舉猶行也存謂道德存在也若得其人道德存在則能興行政教故云舉也　其人亡則其政息者息滅也其人若亡謂道德滅亡不能興舉於政教若位無賢臣政所以滅絶也　人道敏政者敏勉也言爲人君當勉力行政　地道敏樹者樹殖草木也言爲地之道亦勉力生殖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地既無心云勉方者以

地之生物無倦似若人勉力行政然也　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取桑蟲之子以爲已子善爲政者化養他民以爲已民若蒲盧然也　故爲政在人言君行善政則民從之故欲爲善政者在於得賢人也　取人以身明君欲取賢人先以脩正巳身則賢人至也　脩身以道言欲脩正其身先須行於道德也　脩道以仁者言欲脩道德必須先脩仁義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者仁謂仁恩相親偶也言行仁之法在於親偶欲親偶踈人先親巳親然後比親及踈故云親親爲大　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宜謂於事得宜即是其義故云義者宜也若欲於事得宜莫過尊賢故云尊賢爲大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者五服之節降殺不同是親親之衰殺公卿大夫其爵各異是尊賢之等禮者所以辨明此上諸事故云禮所生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者鄭謂此句應在下章著脫誤重在此耳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言思念脩身之道必先以孝爲本故云不可以不事親　思事親不可以

不知人既思事親不可不先擇友取人也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欲思擇人必先知天時所祐助也謂人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當捨惡脩善也　天下之達道也五者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皆是人間常行道理事得開通故云達道也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言知仁勇人所常行在身爲德故云天下之達德也言百王用此三德以行五道五事爲本故云道三者爲末故云德若行五道必須三德無知不能識其理無仁不能安其事無勇不能果其行故必須三德也　所以行之者一也　言百王以來行此五道三德其義一也古今不變也

或生而知之　謂天生自知也　或學而知之　謂因學而知之　或困而知之　謂臨事有困由學乃知　及其知之一也　言初知之時其事雖別既知之後並皆是知故云及其知之一也　或安而行之　謂無所求爲安靜而行之　或利而行之　謂貪其利益而行之行此五事得其榮名於已無害則利而行之也故論語云知者利仁是也　或勉強

而行之或畏懼罪惡勉力自強而行之　及其成功一也雖行之有異及其所行成功是一也言皆得成功矣皇氏云所知所行謂上五道三德今謂百行皆然非唯三五而已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言有知有仁有勇乃知脩身則脩身以此三者爲基

疏　正義曰前文夫子答哀公爲政須脩身知人行五道三德之事此以下夫子更爲哀公廣説脩身治天下之道有九種常行之事又明脩身在於至誠若能至誠所以賛天地動蓍龜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各隨文解之此一節覆明上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　好學近乎知者則前文或學而

知之若能好學無事不知故云近乎知也　力行近乎仁
者此覆前文或利而行之以其勉力行善故近乎仁也
知恥近乎勇者覆前文困而知之及勉強而行之以其知
自羞恥勤行善事不避危難故近乎勇也前經生而知之
不覆說者以其生知自
然合聖故不須覆說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
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
侯也　體猶接納也子猶愛也
遠人蕃國之諸侯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
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
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

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不惑謀者良也不眩所任明也

疏 正義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者此夫子爲哀公說治天下國家之道有九種常行之事論九經之次目也　體謂接納言接納羣臣與之同體也　子庶民也者謂子愛庶民也　來百工也者謂招來百工也　脩身則道立者此一經覆說行九經則致其功用也　脩身則道立者謂脩正其身不爲邪惡則道德興立也　尊賢則不惑者以賢人輔弼故臨事不惑所謀者善也　敬大臣則不眩者眩亦惑也以恭敬大臣任使分明故於事不惑前文不惑謂謀國家大事此云不眩謂謀國家衆事但所謀之事大小有殊所以異其文　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者羣臣雖賤而君厚接納之則臣感君恩故爲君死於患難是報禮重也　子庶民則百姓勸子愛也言愛民如子則百姓勸勉以事上也　來百

工則財用足百工典財用也君若賞賚招來之則百工皆自至故國家財用豐足　柔遠人則四方歸之遠謂蕃國之諸侯四方則蕃國也　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懷安撫也君若安撫懷之則諸侯服從兵強土廣故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

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同其好惡不特有所好惡於同姓雖惡不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官盛任使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忠信重祿有忠信者重其祿也時使使之以時日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既讀爲餼餼稟稍食也稾人職曰乘其事考其弓弩以下上其食

【疏】正義曰此一節說行九經之法　齊明盛服者齊謂整齊明謂嚴明盛服謂正其衣冠是脩身之體也此等非禮不動是所以勸脩身　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者尊其位謂授以大位重其祿謂重多其祿位崇重而巳不可任以職事同其好惡好謂慶賞惡謂誅罰言於同姓既有親踈恩親雖不同義必須等故不特有所好惡　勸親親也者尊位重祿以勉之同其好惡以勵之

是勸親親也　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官盛謂官之盛大有屬臣者當令任使屬臣不可以小事專勞大臣大臣懷德故云所以勸大臣也　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既稟謂飲食糧稟也言在上每日省視百工功程每月試其所作之事又飲食糧稟稱當其事功多則稟厚功小則餼薄是所以勸百工也　治亂持危者諸侯國內有亂則治討之危弱則扶持之　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厚往謂諸侯還國王者以其財賄厚重往報之薄來謂諸侯貢獻使輕薄而來如此則諸侯歸服故所以懷諸侯也　注尊重至其食　正義曰尊重其祿位者言同姓之親既非賢才但尊重其祿位榮貴之而已不必授以官守也云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者若周禮六卿其下各有屬官其細碎小事皆屬官爲之是不親小事也云既讀爲餼餼稟稍食也者以既與稟連文又與餼字聲同故讀既爲餼稍食者謂稍給之故周禮月終均其稍食是也引稾人職者證其餼稟稱事案周禮夏官稾人掌

弓矢之材其職云乘其事乘謂計筭其所爲之事考其弓弩謂考校弓弩之善惡多少以下上其食下謂貶退上謂增益善者則增上其食惡者則減其食故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一謂當豫也跲躓也疚病也人不能病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前九經之法唯在豫前謀之故云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謂豫也　言前定則不跲者案字林云跲躓也躓謂行倒蹶也將欲發言能豫前思定然後出口則言得流行不有躓蹶也　事前定則不困者困乏也言欲爲事之時先須豫前思定則臨事不困　行前定則不疚者疚病也言欲爲行之時豫前思定則行不疚病　道前定則不

窮者言欲行道之時豫前謀定則道無窮也 注 人不能病之

正義曰解經行前定則不疚人若行不豫前先定人或不信病害之既前定而後行故人不能病害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獲得也言臣不得於君則不得居位治民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言知善之爲善乃能行誠 疏 正義曰此明爲臣爲人皆須誠信於身然後可得之事 在下位不獲乎上者獲得也言人臣處在下位不得於君上之意則不得居位以治民故

云民不可得而治矣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者言臣欲得君上之意先須有道德信著朋友若道德無信著乎朋友則不得君上之意矣言欲得上意先須信乎朋友也　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則不信乎朋友矣者言欲行信著於朋友先須有道順乎其親若不順乎其親則不信乎朋友矣　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者言欲順乎親必須有道反於已身使有至誠若身不能至誠則不能順乎親矣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者言欲行至誠於身先須有道明乎善行若不明乎善行則不能至誠乎身矣言明乎善行始能至誠乎身能至誠乎身始能順乎親順乎親始能信乎朋友信乎朋友始能得君上之意得乎君上之意始得居位治民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

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因誠身說有大至誠

疏 正義曰前經欲明事君先須身有至誠此經明至誠之道天之性也則人當學其至誠之性是上天之道不為而誠不思而得若天之性有生殺信著四時是天之道　誠之者人之道也者言人能勉力學此至誠是人之道也不學則不得故云人之道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者此覆說上文誠者天之道也唯聖人能然謂不勉勵而自中當於善不思慮而自得於善從容間暇而自中乎道以聖人性合於天道自然故云聖人也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此覆說上文誠之者人之道也謂由學而致此至誠謂賢人也言選擇善事而堅固執之行之不已遂致至誠也

注 因誠身說有大至誠　正義曰以前經云欲事親事君先須脩身有大至誠故此說有大至誠大至誠則經云誠者天之道也聖人是矣

博學之審問之

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勸人學誠其身也果猶決也

疏正義曰此一經申明上經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事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者謂身有事不能常學習常須勤力學之措置也言學不至於能不措置休廢必待能之乃已也以下諸事皆然此一句覆上博學之也　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覆上審問之

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覆上慎思之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覆上明辨之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覆上篤行之也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謂他人性識聰敏一學則能知之己當百倍用功而學使能知之言己加心精勤之多恒百倍於他人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果謂果決也若決能爲此百倍用功之道識慮雖復愚弱而必至明強此勸人學誠其身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由也由至誠而有明德是聖人之性者也由明德而有至誠是賢人學以成之也有至誠則必有明德有明德則必有至誠

疏　正義曰此一經顯天性至誠或學而能兩者雖異功用則相通　自誠明謂之性者此說天性自誠者自由也言由天性至誠而身有明德此乃自然天性如此故謂之性　自明誠謂之教者此說學而至誠由身聰明勉力學習而致至誠非由天性

教習使然故云謂之教然則自誠明謂之性聖人之德也自明誠謂之教賢人之德也　誠則明矣者言聖人天性至誠則能有明德由至誠而致明也　明則誠矣者謂賢人由身聰明習學乃致至誠故云明則誠矣是誠則能明明則能誠優劣雖異二者皆通有至誠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盡性者謂順理之使不失其所也贊助也育生也助天地之化生謂聖人受命在王位致大平

疏　正義曰此明天性至誠聖人之道也　唯天下至誠者謂一天下之內至極誠信爲聖人也　爲能

盡其性者以其至極誠信與天地合故能盡其性既盡其性則能盡其人與萬物之性是以下云能盡人之性既能盡人性則能盡萬物之性故能贊助天地之化育功與天地相參上云誠者天之道此兼云地者上說至誠之理由神妙而來故特云天之道此據化育生物故并云地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謂自明誠者也致至也曲猶小小之事也不能盡性而有至誠於有義焉而已形謂人見其功也盡性之誠人不能見也著形之大者也明著之顯者也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爲善也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賢人習學而致至誠故云其次致曲曲謂細小之事言其賢人致行細小之事不能盡性於細小之事能有至誠也　誠則形形則著者謂不能自然

至誠由學而來故誠則人見其功是誠則形也初有小形後乃大而明著故云形則著著也若天性至誠之人不能見則不形不著也　著則明明則動者由著故顯明由明能感動於衆　動則變變則化者旣感動人心漸變惡爲善變而旣久遂至於化言惡人全化爲善人無復爲惡也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言唯天下學致至誠之人爲能化惡爲善改移舊俗不如前經天生至誠能盡其性與天地參矣　注其至善也　正義曰以前經云自明誠謂之教是由明而致誠是賢人次於聖人故云其次謂自明誠也云不能盡性而有至誠於有義焉而已者言此次誠不能如至誠盡物之性但能有至誠於細小物焉而已云形謂人見其功也者由次誠彰露人皆見其功也云盡性之誠人不能見也者言天性至誠神妙無體人不見也云著形之大者也解經形則著初有微形後則大而形著云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者解經變則化初漸謂之變變時新舊兩體俱有變盡舊體而有新體謂之爲化如月令鳩化爲

鷹是爲鷹之時非復鳩也猶知善人無復有惡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言天不欺至誠者也前亦先也禎祥妖孽蓍龜之占雖其時有小人愚主皆爲至誠能知者出也四體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

【疏】正義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此由身有至誠可以豫知前事此至誠之內是天生至誠亦通學而至誠故前經云自明誠謂之教是賢人至誠同聖人也言聖人賢人俱有至誠之行天所不欺可知前事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者禎祥吉之萌兆祥善也言家國之將興必先有嘉慶善祥也又說禎祥者言人有至誠

天地不能隱如文王有至誠招赤雀之瑞也國本有今異
曰禎本無今有曰祥何胤云國本有雀今
有赤雀來是禎也國本無鳳今有鳳來是祥也尚書祥桑
穀共生于朝是惡此經云善何得入國者以吉凶先見者
皆曰祥別無義也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妖孽謂凶惡之
萌兆也妖猶傷也傷甚曰孽謂惡物來爲妖傷之徵若魯
國鸜鵒來巢以爲國之傷徵案左傳云地反物爲妖說文
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爲妖禽獸蟲蝗之怪爲孽　見乎
著龜動乎四體者所以先知禎祥妖孽見乎著龜卦兆發
動於龜之四體也　禍福將至者禍謂妖孽福謂禎祥
萌兆豫來是禍福將至　善必先知之者善謂福也　不
善必先知之者不善謂禍也　故至誠如神者言至誠之
道豫知前事如神之微妙故云至誠如神也　注云雖其
時有小人愚主皆爲至誠能知者出也　正義曰鄭以聖
人君子將興之時或聖人有至誠或賢人有至誠則國之
將興禎祥可知而小人愚主之世無至誠又時無賢人亦

無至誠所以得知國家之將亡而有妖孽者雖小人愚主由至誠之人生在亂世猶有至誠之德此妖孽爲有至誠能知者出也案周語云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時二川皆震爲周之惡瑞是伯陽父有至誠能知周亡也又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莘虢國地名周惠王問内史過史過對曰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今虢多涼德虢必亡也是内史過有至誠之德神爲之出是愚主之世以妖孽爲至誠能知者出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言人能至誠所以自成也有道藝所以自道達

疏 正義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者言人能有至誠之德則自成就其身故云誠者自成也若人有道藝則能自道達於己故云而道自道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

物物萬物也亦事也大人無誠萬物不生小人無誠則事不成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言貴至誠

疏正義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言人有至誠則能與萬物爲終始若無至誠則不能成其物若大人無至誠則不能生萬物若小人無至誠則不能成其物物猶事也小人無誠則不能成事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以至誠成己則仁道立以至誠成物則知彌博此五性之所以爲德也外內所須而合也外內猶上下

疏正義曰此經明己有至誠能成就物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者言人有至誠非但自成就己身而已又能成就外物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者若能成就己身則仁道興立故云成己仁也若能成就外物則知力廣遠故云

成物知也　性之德也者言誠者是人五性之德則仁義禮知信皆猶至誠而爲德故云性之德也　合外内之道也者言至誠之行合於外内之道無問外内皆須至誠於人事言之有外有内於萬物言之外内猶上下上謂天下謂地天體高明故爲外地體博厚閉藏故爲内也是至誠合天地之道也　故時措之宜也　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徵猶效驗也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其高厚日以廣大也徵或爲徹

疏　正義曰故時措之宜也　措猶用也言至誠者成萬物之性合天地之道故得時而用之則無往而不宜故注云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　故至誠無息　言至誠之德所用皆宜無有止息故能久遠博厚高明以配天地也　不息則久者以其不息故能長久也　久則徵徵驗也

以其久行故有徵驗　徵則悠遠者悠長也若事有徵驗則可行長遠也　悠遠則博厚以其德既長遠無所不周故博厚也養物博厚則功業顯著故博厚則高明也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後言悠久者言至誠之德既至博厚高明配乎天地又欲其長久行之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也言其德化與天地相似可一言而盡要在至誠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言至誠無貳乃能生萬物多無數也

疏正義曰博厚所以載物也以其德博厚所以負載於物　高明所以覆物也以其功業高

明所以覆蓋於萬物也　悠久所以成物也以行之長久能成就於物此謂至誠之德也　博厚配地言聖人之德博厚配偶於地與地同功能載物也　高明配天言聖人功業高明配偶於天與天同功能覆物也　悠久無疆疆窮也言聖人之德既能覆載又能長久行之所以無窮悠久則上經悠遠悠久在博厚高明之上此經悠久在博厚高明之下者上經欲明積漸先悠久後能博厚高明此經既能博厚高明又須行之長久故反覆言之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言聖人之德如此博厚高明悠久不見所爲而功業章顯不動作而萬物改變無所施爲而道德成就　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也者言聖人之德能同於天地之道欲尋求所由可一句之言而能盡其事理正由於至誠是壹言而盡也　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者言聖人行至誠接待於物不有差貳以此之故能生殖衆物不可測量故鄭云言多無數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

也明也悠也久也此言其著見成功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鮫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此言天之高明本生昭昭地之博厚本由撮土山之廣大本起卷石水之不測本從一勺皆合少成多自小致大爲至誠者亦如此乎昭

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卷猶區也

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天所以爲天文王所以爲文皆由行之無已爲之不止如天地山川之云也易曰君子以愼德積小以高大是與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至誠不已則能從微至著從小至大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者斯此也昭昭狹小之貌言天初時唯有此昭昭之多小貌爾故云昭昭之多 今夫地一撮土之多言地之初時唯一撮土之多言多少唯一撮土 振河海而不泄者振收也言地之廣大載五岳不爲重振收河海而不漏泄 今夫山一卷石之多言山之初小唯一卷石之多多少唯一卷石耳故鄭注云卷猶區也今夫水一勺之多言水初時多少唯一勺耳此以

下皆言爲之不已從小至大然天之與地造化之初清濁二氣爲天地分而成二體元初作盤薄穹隆非是以小至大今云昭昭與撮土卷石與勺水者何但山或壘石爲高水或衆流而成大是從微至著因說聖人至誠之功亦是從小至大以今天地體大假言由小而來以譬至誠非實論也　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　此一經以上文至誠不已已能從小至大故此經引詩明不已之事所引詩者周頌維天之命文也詩稱維天之命謂四時運行所爲教命穆美也於穆不已者美之不休已也此詩之本文也　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此是孔子之言記者載之此詩所論蓋說天之所以爲天在乎不已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此亦周頌文王之詩純謂不已顯謂光明詩人歎之云於乎不光明乎言光明矣文王之德之純謂不已也言文王德教不有休已與天同功　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此亦孔子之言解詩之文也　純亦不已者言文王之德之純亦如天之不休已故云純亦不已　注易曰君

子愼德積小以高大　正義曰此易升卦之象辭案升卦巽下坤上木生於地中升進之義故爲升也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育生也峻高大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言爲政在人政由禮也凝猶成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聖人之道高大苟非至德其道不成洋洋謂道德充滿之貌天下洋洋然育生也峻高也言聖人之道高大與山相似上極于天　優優大哉優優寬裕之貌聖人優優然寬裕其道禮儀三百周禮有三百六十官言三百者舉其成數耳　威儀三千者即儀禮行事之威儀儀禮雖十七篇其中事有三千　待其人然後行者言三百三千之禮必待賢人然後施行其事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

凝焉凝成也古語先有其文今夫子旣言三百三千待其賢人始行故引古語證之苟誠也不非也苟誠非至德之人則聖人至極之道不可成也俗本不作非非也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敕撰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德性謂性至誠者道猶由也問學學誠者也廣大猶博厚也溫讀如燖溫之溫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君子欲行聖人之道當須勤學前經明聖人性之至誠此經明賢人學而至誠也 君子尊德性者謂君子賢人尊敬此聖人道德之性自然至誠也 而道問學者言賢人行道由於問

學謂勤學乃致至誠也　致廣大而盡精微者廣大謂地也言賢人由學能致廣大如地之生養之德也而盡精微謂致其生養之德既能致於廣大盡育物之精微言無微不盡也　極高明而道中庸者高明謂天也言賢人由學極盡天之高明之德道通也又能通達於中庸之理也　温故而知新者　言賢人由學既能温尋故事又能知新事也　敦厚以崇禮者言以敦厚重行於學故以尊崇三百三千之禮也　注温讀如燖温之温　正義曰案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大宰嚭請尋盟子貢對曰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逵注云尋温也又有司徹云乃爇尸俎是燖爲温也云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温者謂賢人舊學已精孰在後更習之猶若温尋故食也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興謂起在位也詩曰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保安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賢人學至誠之道中庸之行若國有道之時盡竭知謀其言足以興成其國興謂發謀出慮　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若無道之時則韜光潛默足以自容其身免於禍害　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大雅烝民之篇美宣王之詩言宣王任用仲山甫能顯明其事任且又哲知保安全其已身言中庸之人亦能如此故云其此之謂與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禮謂人所服行也度國家宮室及車輿也文書名也

今天下車

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今孔子謂其時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疏正義曰上經論賢人學至誠商量國之有道無道能或語或默以保其身若不能中庸者皆不能量事制宜必及禍患又因明己以此之故不敢專輒制作禮樂也　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此謂尋常之人不知大道若賢人君子雖生今時能持古法故儒行云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是也俗本反下有行字又無如此者三字非也　非天子不議禮　此論禮由天子所行既非天子不得論議禮之是非　不制度謂不敢制造法度及國家宮室大小高下及車輿也　不考文亦不得考成文章書籍之名也　今天下車同軌者今謂孔子時車同軌覆上不制度書同文覆

上不考文行同倫倫道也言人所行之行皆同道理覆上不議禮當孔子時禮壞樂崩家殊國異而云此者欲明已雖有德身無其位不敢造作禮樂故極行而虛已先說以自謙也 注 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 正義曰孔謂孔穴孔穴所出事有多塗今唯曉知一孔之人不知餘孔通達唯守此一處故云曉一孔之人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徵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與明之也吾從周行今之道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三重三王之禮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

弗從上謂君也君雖善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下謂臣也臣雖善善而不尊君則其善亦不信也徵或爲登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知天知人謂知其道也鬼神從天地者也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聖人則之百世同道徵或爲登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

則不厭用其法度想思若其將來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射厭也永長也

疏正義曰以上文孔子身無其位不敢制作二代之禮夏殷不足可從所以獨從周禮之意因明君子行道須本於身達諸天地質諸鬼神使動則爲天下之道行則爲後世之法故能早有名譽于天下蓋孔子微自明已之意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徵成也明也孔子言我欲明說夏代之禮須行夏禮之國贊而成之杞雖行夏禮其君暗弱不足贊而成之　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者宋行殷禮故云有宋存焉但宋君暗弱欲共贊明殷禮亦不足可成故論語云宋不足徵也此云杞不足徵即宋亦不足徵此云有宋存焉則杞亦存焉互文見義　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者既杞宋二國不足明

已當不復行前代之禮故云吾從周案趙商問孔子稱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檀弓云今丘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所法於殷禮未必由周而云吾從周者何也鄭答曰今用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施於己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魯衣逢掖之衣何必純用之吾從周者言周禮法最備其爲殷周事豈一也如鄭此言諸侯禮法則從周身之所行雜用殷禮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言爲君王有天下者有三種之重焉謂夏殷周三王之禮其事尊重若能行之寡少於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上謂君也言爲君雖有善行無分明徵驗則不信著於下既不信著則民不從　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下謂臣也言臣所行之事雖有善行而不尊敬於君則善不信著於下既不信著則民不從故下云徵諸庶民謂行善須有徵驗於庶民也皇氏云無徵謂無符應之徵其義非也　故君子之道者言君臣爲善須有徵驗民乃順從故明之也

本諸身者言君子行道先從身起是本諸身也　徵諸
庶民者徵驗也諸於也謂立身行善使有徵驗於庶民若
晉文公出定襄王示民尊上也伐原示民以信之類是也
考諸三王而不繆者繆亂也謂已所行之事考校與三
王合同不有錯繆也　建諸天地而不悖者悖逆也言已
所行之道建達於天地而不有悖逆謂與天地合也　質
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者質正也謂已所行之行正諸
鬼神不有疑惑是識知天道也此鬼神是陰陽七八九六
之鬼神生成萬物者此是天地所爲既能質正陰陽不有
疑惑是識知天道也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者
以聖人身有聖人之德垂法於後雖在後百世亦堪俟待
後世之聖人其道不異故云知人也　注知天至同道
正義曰以經云知天知人故鄭引經總結之云知其道者
以天道陰陽生成萬物今能正諸陰陽鬼神而不有疑惑
是知天道也以聖人之道雖相去百世其歸一揆今能百
世以待聖人而不有疑惑是知聖人之道也云鬼神從天

地者也解所以質諸鬼神之德知天道之意引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者證鬼神從天地之意案易繫辭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鄭云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成物以七八之神生物九六之鬼成物是鬼神以生成爲功天地亦以生成爲務是鬼神之狀與天地相似云聖人則之百世同道者解經知人之道以前世聖人既能垂法以俟待後世聖人是識知聖人之道百世不殊故聖人則之百世同道也　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者言聖人之道爲世法則若遠離之則有企望思慕之深也若附近之則不厭倦言人愛之無已　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此引周頌振鷺之篇言微子來朝身有美德在彼宋國之内民無惡之在此來朝人無厭倦故庶幾夙夜以長永終竟美善聲譽言君子之德亦能如此故引詩以結成之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言欲蚤有名譽會須如此未嘗有不行如此而蚤得有聲譽者也

仲尼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孔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律述也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

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

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聖人制作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焉幬亦覆也小德川流浸潤萌芽喻諸侯也大德敦化厚生萬物喻天子也幬或作燾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叡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言德不如此不可以君天下也蓋傷孔子有其德而無其命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其臨下普徧思慮深重非得其時不出政教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

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如天取其運照不已也如淵取其清深不測也尊親尊而親之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至誠性至誠謂孔子也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經也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安有所倚言無所偏倚也人人自以被德尤厚似偏頗者肫肫讀如誨爾忳忳之忳忳忳懇誠貌也肫肫或為純純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言唯聖人乃能知聖人也春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言君子深遠難知小人淺近易知人所以不知孔子以其深遠禪爲絅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絅表之爲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淡其味似薄也簡而文溫而理猶簡而辨直而溫也自謂所從來也三知者皆言其睹末察本探端知緒也入德入聖人之德）詩云潛雖伏

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孔甚也昭明也言聖人雖隱遁其德亦甚明矣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病雖不遇世亦無損害於己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相視也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視女在室獨居耳猶不愧於屋漏屋漏非有人也況有人乎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合無所爭也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不顯言顯也辟君也此顯也言不顯平文王之德百君盡刑之謂諸侯法之也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予我也懷歸也言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大聲爲嚴厲之色以威我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子思申明夫子之德與天地相似堪以配天地而育萬物傷有聖德無其位也今各隨文解之

仲尼祖述堯舜者祖始也言仲尼祖述始行堯舜之道也

憲章文武者憲法也章明也言夫子法明文武之德

上律天時者律述也言夫子上則述行天時以與言陰陽時候也

下襲水土者襲因也下則因襲諸侯之事水土所在此言子思贊揚聖祖之德以仲尼脩春秋而有此等之事也

注吾志至之異

正義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者孝經緯文言褒貶諸侯善惡志在於春秋人倫尊卑之行在

於孝經云二經固足以明之者此是鄭語言春秋孝經足以顯明先祖述憲章之事云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者則下文所引公羊傳云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是也云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者則下文引公羊云王者孰謂謂文王是也云春秋傳曰至堯舜之知君子也哀十四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證祖述堯舜之事君子曷爲爲春秋曷何也君子謂孔子傳曰孔子何爲作春秋云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者此傳之文荅孔子爲春秋之意何休云撥猶治也言欲治於亂世使反歸正道莫近莫過也言餘書莫過於春秋言治亂世者春秋最近之也云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者上道論道下道謂道德與語辭言君子孔子也言孔子樂欲論道堯舜之道與也云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者末謂終末謂孔子末聖漢之初豈不亦愛樂堯舜之知君子也案何休云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没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

白書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是其事也云又曰
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
故譏之也者此文九年公羊傳文八年天王崩謂周襄王
也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云是子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
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是子謂嗣位之王在喪
未合稱王故稱是子嗣位之王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
度無所求也謂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謂在喪之內無合求
金之法度今遣毛伯來求金是無求而求也故書以譏之
彼傳云是子俗本云子是者誤也云又曰王者孰謂謂文
王也此隱元年公羊傳文案傳云元年春王正月王者孰
謂謂文王也武王道同舉文王可知也云著之春秋以俟
後聖者也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何
休云待聖漢之王以爲法也云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
案合成圖云皇帝立五始制以天道元命包云諸侯不上
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爲正王不承於
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也

五始者元年一也春二也王三也正月四也公即位五也此春秋元年即當堯典欽若昊天也春秋四時即當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之類是也春秋獲麟則當益稷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是也此皆祖述堯舜之事言春秋四時皆具桓四年及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成十年不書冬十月桓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夏昭十年直云十二月不云冬如此不具者賈服之義若登臺而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臺則空書時月若杜元凱之意凡時月不具者皆史闕文其公羊穀梁之義各爲曲說今略而不取也云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者諸夏之事謂諸侯征伐會盟所在之地山川之異若僖十四年沙鹿崩成五年梁山崩之屬是也　譬如至大也　此明孔子之德與天地日月相似與天子諸侯德化無異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者言孔子所作春秋若以諸侯小德言之如川水之流浸潤萌牙若以天子大德言之則仁愛敦

厚化生萬物也　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言夫子之德比並天地所以爲大不可測也　唯天至別也　此又申明夫子之德聰明寛裕足以容養天下傷其有聖德而無位也　寛裕温柔足以有容也言夫子寛弘性善温克和柔足以包容也　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發起也執猶斷也言孔子發起志意堅強剛毅足以斷決事物也　溥博至配天　此節更申明夫子藴蓄聖德俟時而出日月所照之處無不尊仰　溥博淵泉者溥謂無不周偏博爲所及廣遠以其浸潤之澤如似淵泉溥大也既思慮深重非得其時不出政教必以俟時而出　溥博如天者言似天無不覆幬　淵泉如淵言潤澤深厚如川水之流　夫焉有所倚至浩浩其天以前經賛明夫子之德此又云夫子無所偏倚而仁德自然盛大也倚謂偏有所倚近言夫子之德普被於人何有獨倚近於一人言不特有偏頗也　肫肫其仁肫肫懇誠之貌仁謂施惠仁厚言又能肫肫然懇誠行此仁厚爾　淵淵其淵淵淵水深之貌也言夫子之德

淵淵然若水之深也　浩浩其天言夫子之德浩浩盛大其若如天也 注 肫肫讀如誨爾忳忳之忳　正義曰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言詩人誨爾厲王忳忳然懇誠不已厲王聽我藐藐然而不入也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者上經論夫子之德深大如天此經論唯至聖乃知夫子之德苟誠也固堅固也言帝　誠不堅固聰明睿聖通知曉達天德者其誰能識知夫子之德故注引公羊傳云堯舜之知君子者言有堯舜之德乃知夫子明凡人不知也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以前經論夫子之德難知故此經因明君子小人隱顯不同之事此詩衛風碩人之篇美莊姜之詩言莊姜初嫁在塗衣著錦衣爲其文之大著尚著襌絅加於錦衣之上絅襌也以單縠爲衣尚以覆錦衣也案詩本文云衣錦褧衣此云尚絅者斷截詩文也又俗本云衣錦褧裳又與定本不同者記人欲明君子謙退惡其文之彰著故引詩以結之　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者章明也言君子以其道德深遠

謙退初視未見故曰闇然其後明著故曰日章明也 小
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者若小人好自矜大故初視時的然
以其才藝淺近後無所取故曰日益亡 君子至德矣
此一經明君子之道察微知著故能入德 淡而不厭者
言不媚悅於人初似淡薄久而愈敬無惡可厭也 簡而
文者性無嗜慾故簡靜才藝明辨故有文也 溫而理氣
性和潤故溫也正直不違故脩理也 知遠之近言欲知
遠處必先之適於近乃後及遠 知風之自自謂所從來
處言見目前之風則知之適所從來處故鄭注云睹末察
本遠是近之末風是所從來之末也 知微之顯此初時
所微之事久乃適於顯明微是初端顯是縱緒故鄭注云
探端知緒 可與入德矣言君子或探末以知本或睹
本而知末察微知著終始皆知故可以入聖人之德矣
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明君子其身雖隱其德昭著
所引者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詩之本文以幽王無
道喻賢人君子雖隱其身德亦甚明著不能免禍害猶如

魚伏於水亦甚著見被人採捕記者斷章取義言賢人君子身雖藏隱猶如魚伏於水其道德亦甚彰矣　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者疚病也言君子雖不遇世內自省身不有愆病則亦不損害於己志言守志彌堅固也　注孔甚也　正義曰爾雅釋言文　君子至屋漏　此明君子之閒居獨處不敢爲非故云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詩人意稱王朝小人不敬鬼神瞻視女在廟堂之中猶尚不愧畏於屋漏之神記者引之斷章取義言君子之人在室之中屋漏雖無人之處不敢爲非猶愧懼于屋漏之神況有人之處君子愧懼可知也言君子雖獨居常能恭敬　注言君至人乎　正義曰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者隱居謂在室獨居猶不愧畏無人之處又常能恭敬是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云西北隅謂之屋漏者爾雅釋宮文以戶明漏照其處故稱屋漏屋漏非有人者言人之所居多近於戶屋漏深邃之處

非人所居故云非有人也云況有人乎者言無人之處尚不愧之況有人之處不愧之可知也言君子無悶有人無人恒能畏懼也　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以君子敬懼如是故不動而民敬之不言而民信之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商頌烈祖之篇美成湯之詩詩本文云鬷假無言此云奏假者與詩文異也假大也言祭成湯之時奏此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無有諠譁之言所以然者時既太平無有爭訟之事故無言也引證君子不言而民信　注假大也　正義曰爾雅釋詁文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周頌烈文之篇美文王之德不顯乎文王之德言其顯矣以道德顯著故天下百辟諸侯皆刑法之引之者證君子之德猶若文王其德顯明在外明衆人皆刑法之　注辟君也　正義曰爾雅釋詁文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此大雅皇矣之篇美文王之詩予我也懷歸也言天謂文王曰我歸就爾之明德所以歸之者以文王不大作音聲以為嚴厲之色故歸之記者引

之證君子亦不作大音聲以爲嚴厲之色與文王同也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輶輕也言化民當以德德之易舉而用其輕如毛耳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倫猶比也載讀曰栽謂生物也言毛雖輕尚有所比有所比則有重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者無知其臭氣者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然後善

疏正義曰此一節是夫子之言子思既說君子之德不大聲以色引夫子舊語聲色之事以接之言化民之法當以德爲本不用聲色以化民也若用聲色化民是其末事故云化民末也　詩曰德輶如毛者此大雅烝民之篇美宣王之詩輶輕也言用德化民舉行甚易其輕如毛也　毛猶有倫倫比也既引詩文德輶如毛又言德之至極本自無體何直如毛毛雖細物猶有形體可比並故云毛猶有倫也　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至矣　載生也言天之生物無音聲無臭氣寂然無象而物自生言聖人用德化民亦無音聲亦無臭氣而人自化是聖人之德至極與天地同此二句是大雅文王之詩美文王之德不言詩云者孔子略而不言直取詩之文爾此亦斷章爲義　注載讀至後善　正義曰案文以載爲事此讀爲栽者言其生物故讀載爲栽也云毛雖輕尚有所比有所比則有重言毛雖輕物尚有形體以他物來比有可比之形則是有重毛在虛中猶得隊下是有重也云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則上文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是也

表記第三十二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表記者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此於別録屬通論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

而威不言而信此孔子行應聘諸侯莫能用己心厭倦之辭也矜謂自尊大也厲謂嚴顏色[疏]正義曰此一篇總論君子及小人爲行之本幷論虞夏殷周質文之異又論爲臣事君之道各依文解之稱子言之凡有八所皇氏云皆是發端起義事之頭首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若於子言之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今檢上下體例或如皇氏之言今依用之此一節是孔子應聘諸國莫能用己心有厭倦而爲此辭託之君子所以自明其德　歸乎者於時孔子身雖在他國不被任用故稱歸乎　君子隱而顯者君子身幽隱而道德潛通聲名顯著故云隱而顯也　不矜而莊者矜謂自尊大莊敬也言不自尊大而人尊敬也　不厲而威者常行仁義道德不自嚴厲而人威服也　不言而信者不須出言而人體信以其積德感通故所致如此此皆夫子自道己德而然但假諸君子[注]此孔至辭也　正義曰知此是應聘諸侯莫能用己心厭倦之辭者以發首

云歸乎是從他國欲歸於魯猶若論語云子在陳稱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云是其不用而辭歸也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

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玉藻曰足容重色容莊口容止

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甫刑尚書篇名忌之言戒也言已外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於身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廣明君子之德亦夫子竊自言也　不失足於人者足容重不失此足之容儀而作夸毗進退於衆人也　不失色於人者色容須矜莊不失此色之容儀而作籧篨戚施於衆人也　不失口於人者口容須安止不失此口之容儀而作諂私曲媚於衆人也　是故至信也　此皆覆結上文　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

躬者甫刑尚書篇名呂刑也甫侯爲穆王說刑故稱甫刑忌戒也罔無也言己外貌恭敬心能戒忌而無有可擇去之言在於躬身今君子之德亦能如此故引甫刑以結之證君子無可擇去之言則上云言足信是也然則敬之與忌則是君子貌足畏色足憚也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不相因者以其或以裼爲敬或以襲爲敬禮盛者以襲爲敬執玉龜之屬也禮不盛者以裼爲敬受享是也

疏 正義曰以前經云君子貌足畏色足憚故此經云毋相瀆即是可憚之事也裼襲之不相因也者行禮之時禮不盛者則露見裼衣禮盛之時則重襲上服是行禮初盛則襲衣禮不盛則裼衣是裼襲不相因也若始末恒裼襲是相因也其行禮之時或初襲而後裼或初裼而後襲所以然者欲使人民無相褻瀆使禮相變革也 注 禮盛至是也 正義曰案聘禮賓初行聘時則襲故聘禮云賓襲執圭是也至聘訖受

享之時賓裼奉束帛加璧行享聘爲禮不盛故裼聘時有玉故云執玉也玉藻曰執玉龜襲故云之屬也案行享執璧璧亦是玉於時裼衣而云以襲執玉龜者但享時雖執璧以璧致享比聘時執玉爲輕故享雖有璧而裼也又賓介自相授玉之時介禮輕裼而執圭以授賓賓禮重則襲而後受圭是賓之與介亦裼襲不相因故聘禮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是也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極猶盡也辨分別政事也祭義曰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疏　正義曰以前經毋相瀆故此經明行敬之時不可以樂倦也極盡也言祭祀極盡於敬不可以終末繼之以樂而不敬言朝禮極盡於分別政事不可以終末繼之以懈倦而不分別也

注祭義至必哀　正義曰引之者證明此經不可繼之以樂之事也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

篤以不揜恭以遠耻篤厚也揜猶困迫也疏正義曰慎以辟禍者言君子恒須謹慎以辟禍患也 篤以不揜者篤厚也揜謂困迫也言君子篤厚行於善道不使揜逼而被困迫也 恭以遠耻者又能恭敬而遠耻辱也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肆猶放恣也偷苟且也肆或爲褻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儳焉可輕賤之貌也如不終日言人而無禮死無時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擇日月以見君謂臣在邑竟者疏正義曰此經又廣明恭敬之事言君子之人恒能莊敬故德業日強 安肆日偷者肆謂放恣偷謂苟且言小人安樂放恣則其情性日爲苟且經不云小人文不具也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

終日者儳可輕賤之貌言君子則常行善道不以一日之間使其身儳焉可輕賤如小人不能終竟一日也言不得長久也若小人恒爲無禮使其身可輕賤死期促近不能終竟一日也 注 擇日至竟者 正義曰知者以其經云擇日月以見君若朝廷之臣則每日朝君何得云擇日月據此故知邑竟或擇日出使在外或食邑別都見君之時須擇日月也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伏於無敬心也

疏 正義曰前經明君子恒能行恭敬此明小人唯好狎侮言小人遞相輕狎侮慢相侵雖有死焉禍害而不知畏懼也以其伏於無敬心故也言數爲無恭敬之心好相狎侮故至於死焉而不知畏懼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 辭所以通情也禮謂摯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

易曰初

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瀆之言褻也 疏 正義曰前明小人狎侮至於死云此明君子無相褻瀆 無辭不相接者言朝聘會聚之時必有言辭以通情意若無言辭則不得相交接也 無禮不相見者禮謂贄幣也贄幣所以示己情若無贄幣之禮不得相見所以然者欲民之無相褻瀆也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者此易蒙卦辭也蒙卦坎下艮上艮爲山坎爲水山下出泉是物之蒙昧童蒙之象也筮問也言童蒙初來問師師則告之若再三來問是爲褻瀆問既褻瀆師則不復告之引者證無相褻瀆之義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報謂禮也禮尚往來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 懲謂

創艾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讎猶答也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大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寬猶愛也愛身以息怨非禮之正也仁亦當言民聲之誤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已而置法以民一人而已喻少也自已自盡已所能行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三謂安仁也利仁也強仁也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

本情則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右也左也言相須而成也人也謂施以人恩也義也謂斷以事宜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言仁義並行者也仁多則人親之義多則人尊之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

此讀當言道有至有義有考字脫一有耳有至謂兼仁義者有義則無仁矣有考考考成也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

【疏】正義曰此一節總明仁義之事各隨文解之

非性也以其與上別端故更稱子言之　仁者天下之表也表謂儀表言仁恩是行之盛極故爲天下之儀表也　義者天下之制也義宜也制謂裁斷既使物各得其宜是能裁斷於事也　報者天下之利也者報謂禮也禮尚往來相反報物得其利故云天下之利也　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者此詩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引之者證經相報之義　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者此尚書太甲之篇太甲湯孫太丁之子湯崩大甲立伊尹作書訓之故云大甲后君也胥相也伊尹言民若無君無能相匡正以自安居也君若無民無以君領四方引之者證君之與臣上下各以其事相報是相報荅之義也故引以結之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言子曰者廣明以禮相報之義寬身之仁者若以直報怨是禮之常

也今以德報怨但是寬愛已身之民欲茍息禍患非禮之正也　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者禮當以德報德今以怨報德其人凶惡是合刑戮之民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　自此以下廣明仁道凡仁道有三一是安仁二是利仁三是強仁此明安仁之事安仁者無所畏惡而自安仁道凡人好仁皆有所欲今無有所求欲而自好仁道　無畏而惡不仁者凡人憎惡不仁皆有所畏始惡不仁今無有所畏而能惡不仁者　天下一人而已矣者言無欲好仁無畏惡不仁雖天下之人廣能行此者但有一人而已踰其少也　是故君子議道自已者好仁之法須恩惠及人當恕已而行故君子謀議道理先自已而始　置法以民者已所能行乃施於人故云置法以民言從已而始乃可以施置法度於他人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此明仁道有三其功雖同其情則異以終能汎愛其功同也一則無所求爲而安靜行仁一則規求其利而行仁一則畏懼於罪而行仁是異情也　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

也者此一經申明同功異情之事三者之仁其功俱是汎施博愛其事一種是未可知也　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者過謂利之與害若遭遇利害之事其行仁之情則可知也　仁者安仁者此明三者可知之事若天性仁者非關利害而安仁也　知者利仁者若有知謀者貪利而行仁有利則行無利則止非本情也　畏罪者强仁者若畏懼於罪者自强行仁望免離於罪若無所畏則不能行仁也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此經明仁義相須若手之左右仁恩者若人之右手右手是用之便也仁恩亦行之急也　道者左也道是履蹈而行比仁恩稍劣故爲左也

仁者人也言仁恩之道以人情相愛偶也　道者義也義宜也凡可履蹈而行者必斷割得宜然可履蹈故云道者義也　注人也至人也　正義曰人也謂施以人恩也解經中仁者人也仁謂施以仁恩言施人以恩正謂意相愛偶人也云義也謂斷以事宜也謂裁斷其理使合事宜故可履蹈而行是道者義也引春秋傳者此成十六年公羊

傳文案彼稱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傳云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傳稱諸侯春秋執大夫經不書舍此執行父言舍之招丘何欲人愛此行父故特言舍之引之者證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也　道有至義有考者如注所云當云道有至有義有考義上脫一有字言道之所用有至一也至謂兼行仁義行之至極故云有至有義二也謂仁義之中唯有義無仁故云有義有考三也考成也謂於仁義之中或取仁或取義之一事勉力成之非本性也　至道以王者既能兼行仁義至極可以王有天下故云至道以王　義道以霸者直能斷決若齊桓晉文以甲兵斷割可以霸於諸侯故云義道以霸也　考道以爲無失者既於仁義之中隨取其一而成之以道不違於理故云考道以爲無失也　注有至至性也　正義曰知有至謂兼仁義者此經云至道以王故穀梁傳云仁義歸往曰王是王有仁義也又案前經道者義也是唯義爲道此經云道有至有義有考是一道之内兼有三種與前

經不同者但道之爲義取開通履蹈而行兼包大小精麤若大而言之則天道造化自然之理謂之爲道則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則自然造化虛無之謂也若小而言之凡人才藝示謂之爲道是道無定分隨大小異言皆是開通於物其身履蹈而行也云考成也爾雅釋詁文也云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者以考道劣於至道又劣於義但能於仁義之中隨其一能成就之不失於人 謂於人不失也云非性也者言考道勉強而行以成就之非是天性自然所稟者然則至道義道天性有之也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 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

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

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芑枸檵也任之言事也詒遺也燕安也烝君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如豐水之有芑矣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君哉武王美之也

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閱猶容也皇暇也恤憂也言我今尚恐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之人乎

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不稱其服更廣明仁義之道又顯中心外貌內外相稱故更稱子言之　仁有數者行仁之道有度數多少也　義有長短小大者言義之爲體有長有短有小有大言仁有數則義亦有數義言長短小大則仁亦有長短小大互言之也若天性仁義者則其數長而大若強取仁義而行者則其數短而小長謂國祚久遠大謂覆養廣多短謂世位淺促小謂所施狹近也　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此明性有仁者以天性自仁故中心悽憯傷怛憐愛於人故云愛

人之仁也　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此明取仁者率循也資取也率循善法自強行之非是天性直取仁道行之者也　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者證天性之仁其數長所引詩者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美武王之德言豐水自然有芑喻武王之身自然有天下之事故云武王豈不仕之言事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猶如豐水豈無此芑乎詒厥孫謀者詒遺也厥其也孫謂子孫謀謂善謀言武王能遺其子孫以美善之謀謂伐紂定天下以王業遺於子孫　以燕翼子者燕安也翼助也言武王能安助其子孫也　武王烝哉者烝君也言武王有爲君之德哉數世之仁者以武王行仁遺及子孫是仁之所及其數長也　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此引國風者明取仁義者其數短也所引詩者是邶風谷風之篇婦人被夫棄絕初憂子孫困苦還自悔之云我今不閱容也言我今尚不能自容被夫放棄　皇恤我後者皇暇也恤憂也言我有何閒暇能憂我後世子孫之人乎引之者證取仁而

行者唯在我當身之上何暇能憂及後世是終身之仁也唯望終竟一身是其數短也前文云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仁義並言此獨說仁者以仁事爲重故舉仁言之則其義可知也 注 芑枸至之也 正義曰芑枸檵爾雅釋木文孫炎曰則今枸芑也云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者孫謂子孫也云以安翼其子也者翼助也謂以王業保安翼助其子孫案詩箋以詒爲傳以孫爲順以翼爲敬言傳其所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其長行之也與此乖者引詩斷章此經云數世之仁故以爲子孫而翼成之也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取數多者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

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言以先王成法擬度人則難中也當以時人相比方耳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輶輕也鮮罕也儀匹也圖謀也愛猶惜也言德之輕如毛耳人皆以為重罕能舉行之者作此詩者周宣王之大臣也言我之匹謀之仲山甫則能舉行之美之也惜乎時人無能助之者言賢者少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仰高勤行者仁之次也景明也有明行者謂古賢聖也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

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俛焉勤勞之貌斃仆也）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言仁道不成人所由不得其志）故仁者之過易辭也（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甚矣唯聖人無過）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言罕以此失之）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

之言能成仁道者少也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病愧謂罪咎之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耻以行其言以中人爲制則賢者勸勉不及者愧耻聖人之言乃行也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移讀如禾氾移之移移猶廣大也極致也壹謂專心於善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言人有所行當慙怖於天人也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

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遂猶成也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耻有其德而無其行無其行謂不行其德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言色稱其服也詩云惟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鵜鵜鶘汙澤也汙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汙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

疏 此一節廣明仁故言子曰仁之爲器重者仁

是愛養非賢聖不能行故言爲器重　其爲道遠者以廣博覆物是爲道廣遠也　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據凡庸於仁不能勝致也　取數多者仁也言於萬種善事之中論利益於物取數最多者是仁也言仁恩於善事之中利益最多也　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言仁爲愛養行之不易故勉力行仁者不亦難乎言其難也　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者義宜也言在上君子以先王之義儗度於人欲使人必行先王成法則難可爲人言人難中於古法也　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者望比也言以今世人道比望於古人能合於今世事者則是賢人也若不能合於今世事者則非賢人也故云則賢者可知已矣已矣語助也此明仁道不可以古義責人當以時事儗人是仁恩之心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言中心安靜行仁是天性仁者天下之閒唯一人而已矣言少也　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　引詩大雅烝民之篇以明行仁者少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者此

詩美宣王之大臣仲山甫也輶輕也鮮罕也克能也言德之輕易舉如毛然民尚以爲重罕能舉而行之也我儀圖之者儀匹也圖謀也詩人言我與倫匹共圖謀能舉行之也　唯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者愛惜也言唯有仲山甫能舉行其德可惜乎無人能助行之者記人引此者證中心安仁者少亦無人能行之言賢者少也　注輶輕也圖謀也　正義曰輶輕也爾雅釋言文圖謀也釋詁文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此小雅刺幽王之詩車舝之篇言幽王若能脩德如高山則天下之人瞻仰之若幽王有景明之行則天下之人仰行之引之者證古昔賢聖能行仁道則後世之人瞻仰慕行也　子曰詩之好仁如此者言高山景行瞻仰慕行是好愛仁德如此之甚也　鄉道而行中道而廢者言好仁之甚鄉仁道而行在於中道力之罷極而始休廢之也　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言行仁勤急忘己身之衰老不自覺知年數之不足言已雖年老謂爲數淺少不復盈足猶行仁不止　俛焉

日有孳孳斃而后巳者言形貌俛俛焉勤勞行仁每日恒有孳孳唯力之斃仆而后巳止言行仁之道深也熊氏云俛焉謂前僶焉可輕賤以爲字同而注異熊氏之說非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言仁道難成非始今日其來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者人人謂天下衆人由仁道不成天下衆人皆失其所愛好之事若有仁道人皆得其所愛好之事所愛好者是吉慶福祥也 注言仁至其志 正義曰言仁道不成解仁之難成久矣云人所由不得其志解經人人失其所好由仁道不成無所依恃民人由此不得其志意之所好多有禍害若仁道成人皆得所願也故仁者之過易辭也者以仁是善行故仁者有過其惡不甚易可以言辭解說也此謂取仁行者故有過耳其聖人天性仁者全無過也 子曰恭近禮禮主於敬故恭近於禮 儉近仁者以儉不費用無害於物故近仁也 信近情者信謂言語信實故近情也 夫恭寡過者恒能恭敬故寡少於過也 情可信者以情示人故可信也 儉易容也者以

儉則寡求故易容也　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者此大雅抑之篇剌厲王之詩言顏色溫溫和柔恭恭敬之人惟能爲德之基也引之者結上文恭近禮其過寡少是爲德之基也　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者謂不以己之所能使他人必能若他人不能則爲困病是不以所能之事病困於人也　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者謂他人力所不能必欲使之能行若他人之所不能則以爲愧耻故不以人之所不能耻愧困苦於人若能如此亦仁者之行也　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者言聖人之制法立行不造制以己之所能謂不將己之所能以爲制法恐凡人不能行也　使民有所勸勉愧耻以行其言者旣不制以己之所能但制以中人之行使得可行則民有所自勸勉不能者自懷愧耻如此則民得以行其聖人之言也　衣服以移之者言聖人用中禮而作法故制以禮信容貌又用衣服移大之使之尊嚴也　朋友以極之者謂朋友相勸勵以極致於道也　欲民之有壹也者壹謂專壹於善

道所以爲此教化者欲使民人專心壹意於善道也　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者此詩何人斯之篇是蘇公刺責暴公暴公讒譖於已是不愧慚於人不畏懼於天引之者言人之行當須愧於人畏於天也　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者遂猶成也實猶充也言君子既成其文辭則當充實之以君子之德也　恥有其德而無其行者德在於內行接於外內既有德當須以德行之於外以接於人民若有德無行是君子所恥故云恥有其德而無其行也　詩云惟鵜在梁不濡其翼者此詩曹風候人之篇刺曹共公之詩鵜是汚澤也言鵜在魚梁之上能不濡濕其翼以其爲善猶如君子在朝能稱可其服亦爲善彼記之子不稱其服者記是語辭言彼曹朝小人之子內無其德不能稱可其在外之服引之者以前經言君子內外皆須相稱故引此詩結之　注鵜鵜至有德　正義曰鵜汚澤爾雅釋鳥文郭景純云今之鵜鶘也好羣飛沈於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淘河也云以不濡汚其翼爲才者言凡鳥

居水中必濡濕其翼今鵜胡在水中獨能不濡其翼故爲
才案詩注云鵜鳥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也
猶如小人在位必辱其職與此乖者
注禮在前注詩在後故所注不同也 子言之君子之
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
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
天子 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
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
也 庇覆也無君民之心是思不出其位 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
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

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役之言爲也求以事君者欲成其忠臣之名也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言不易道徼祿利也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凱樂也弟易也言樂易之君子其求福脩德以俟之不爲回邪之行以要之如葛藟之延蔓於條枚是其性也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言此德當不回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

方國昭明也上帝天也聿述也懷至也言述行上帝之德以至於多福也方四方也受四方之國謂王天下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謚者行之迹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壹讀爲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謚耳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耻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率循也過行不復循行猶不貳過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言謙者所以成行立德

子曰后稷天下

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烈業也言后稷造稼穡天下世以爲業豈一手一足喻用之者多無數也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亦言其謙也辟仁聖之名云吾便習於此事之人耳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各有其事又明舜禹文王周公之德皆能上事天帝下庇四方事異於上故記者詳之又稱子言之也　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者天子事上帝諸侯事天子是貴賤皆有事於天下案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不裸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鬱人所掌是也祭宗廟而灌也若不和鬱謂之秬鬯鬯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爲之以芬芳調暢故言秬鬯故得以事上帝大宗伯云涖玉鬯者謂享大鬼也棫樸詩云奉璋峨峨者謂據祭宗廟也故與此不同也　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君子有仁德至誠之君子言君子既有庇民大德又自謙退不敢

有君民之心是仁愛深厚以此之故君子恭敬節儉以求施爲仁道也役爲也言以此求施爲於仁道也　信讓以求役禮者謂信實退讓以求施爲於禮也　得之自是不得自是者得之謂得利祿也言雖得利祿自行其爲是之道若不得利祿亦自行其爲是之道言不問得之與失恒行其是而不行非也　以聽天命者言不苟易其道也

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者此詩大雅旱麓之篇美文王之詩言文王之興依約先祖莫莫然如葛藟之蔓草延施于條枚之木猶如子孫之興亦由先祖而德盛也　凱弟君子求福不回者凱樂也弟易也言大王王季樂易之君子求福不爲回邪之行引之者證君子以聽天命雖求福祿不爲邪僻之行今以爲葛藟施於條枚是其性也君子求福不爲回邪亦是其性引斷章取義故與詩文不同也

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者此是凱弟君子求福不回邪之請與以其雖有庇民之大德恒有事君之小心常能畏懼是不回也　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

多福者此詩大雅大明之篇美文王之詩言文王小心翼翼以昭明道德尊事上帝聿述也懷至也言文王述行上帝之德以受衆多之福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者其德不有回邪故受四方衆國爲天子也引之者證上求福不回也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　以前經論君子求福不回此一節廣明君子名行相副畢已尊人之義　謚以尊名者謚謂謚號名謂聲譽言人身死之後累列生時之行跡作謚號者以尊敬生前之聲名可得傳於後世　節以壹惠者言爲謚之時善行雖多但限節以一箇善惠以爲謚也

恥名之浮於行也者所以善行既多但取一事爲謚者恥善名之多浮過於行恐行不副於名所以減衆善之名但取一事之善爲謚也　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者大謂誇大既不欲行過於名故不自誇大其所爲之事不自加尚其所爲之功名所以不大尚者以求處情實不欲虛爲矯飾也　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者率循也若有過失之行不復循而行之即脩改以求處其

仁厚之道過失即改是以求處其厚也 注壹讀至所耻

正義曰上壹是齊壹下一是數之一二也今經文爲大壹之字鄭恐是均同之理故讀爲小一取一箇善名而爲謚耳云在上曰浮者言物在水上稱浮如浮雲云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耻者言君子之人唯寢默勤行成功不自彰伐若使聲譽踰越於行是君子所耻也 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 以上經君子耻名浮於行故此經明后稷證名不可過行也言后稷雖有大業不自謂聖人而稱便人后稷天下之爲烈者言后稷周之始祖有播殖之功烈業也言天下之人並將爲業豈一手一足哉者言后稷之功豈止一人之手一人之足而用之哉言用之者多天下皆是也 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者言后稷唯欲得實行過於虛名 分故自謂便於稼穡之人不自謂已之仁聖也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一